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九十一

將帥部 五十二

習兵法

申令

示信

示閒暇

習兵法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故言兵法者謂之司馬法焉由太公以來能者間出踵而增之復有權謀形勢陰陽技巧之別是為四種繇是行師之道極其深趣矣大率用仁義禮讓者為之上以縱橫攻詐者為之下歷代之為將者或達其善志臨敵而制勝或稽其要道者書以垂法篇籍斯著圖制咸在以至議論之流布部曲之講習皆可徵焉

周太公望為武王師尚父

師之尚又父之故曰師尚父

伐紂謀居撰六韜

六卷後世之言兵皆宗太公為本隋書志載太公陰謀一卷大陰符鈴錄卷大公金匱一

卷大公兵法六卷又大公雜兵法六卷大公符伏陰陽謀一卷大公書禁忌立成集一卷大公枕中訣一卷

孫叔敖為楚令尹晉荀息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楚人懼王之

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子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軍在前也詩小雅言二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人為備

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戰心

田穰苴齊大夫景公尊為大司馬穰苴死齊威王用兵行威大

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

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隋書經籍志司馬穰苴兵法三卷公

子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仁而下士魏王以上將軍印綬公子

逐秦軍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父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

公子兵法劉歆七畧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為圖七卷藝文志魏父子兵法二十一為圖十卷

孫武齊人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

可以卜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

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

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

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

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

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

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

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

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殺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勿斬也

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新隊長二人以狗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顧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疆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漢書藝文志孫子有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魏武帝注為三卷

吳起衛人好用兵衛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自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衛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文侯以起善用兵乃以為西河守

藝文志吳起有兵法四十八篇

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為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

孫臏疾之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齊威王以田忌為將孫臏為

軍師大破梁軍孫臏以此為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漢書藝文志載齊孫

子八十九篇圖八卷

公孫鞅為秦太良造

秦官也

將兵圍魏安邑降之有兵法二十七

篇

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為謂善

項梁楚名將項燕子也

通仇

吳中常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

以知其能

項羽少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季父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與學萬人敵爾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

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不肯竟學

漢韓信既破趙諸校效首虜休皆賀

諸校諸部也猶今言諸營也效致也謂各致其所獲

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皆

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

法顧諸君弗察爾

顧念也

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

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毆市人而戰之也

經亦謂兵法也忽入市毆取其人令戰言非素所習

其勢非置地人人自為戰即今于生

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

藝文志韓信兵法三篇

廣武才李左車有兵法一篇

趙充國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

六郡龍西天水安定此地也上郡西河

善騎射補

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畧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和四夷事

馮奉世以良家子選為郎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書

前將軍韓增奏為軍司空令

黥布反擊走荆王劫其兵度淮擊楚發兵與戰徐僮間

二縣之間也

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

不娶一要分為三款以相救出奇譎

或說楚將

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具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民

謂在其本地戀

上懷安故多起散

今別為三彼敗吾一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也果破

其一軍二軍散走

後漢耿秉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畧以父任為

郎數上言兵事常以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

去戰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召請省闈

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畧班固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會議常

引秉上殿訪以邊事多詢帝心

馮緄少學春秋司馬兵法

皇甫規安定朝郡人也永和六年西羌圍安定郡將知規有法畧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羗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椽

馬援為伏波將軍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無有所謀未嘗不用

耿秉能說司馬兵法好將帥之術

魏鄧芝為征西將軍討蜀破姜淮之衆維退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得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

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王昶為兖州刺史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青龍中奏之賈逵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昶父習異之曰汝天必有將率言授兵法數萬言逵終豫州刺史

蜀諸葛亮為丞相率衆南征在南中所在戰捷聞益獲者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者營陣若秭如此即定易勝爾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不去曰公

也南人不復反矣

經籍志諸葛亮有兵法五卷

吳朱才為偏將軍為人壯武又學兵法名聲始聞於遠近

晉陳騶特有才用明解。今武帝甚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朝廷清望之士居之先是騶為魏文帝所待帝為晉王委任使典兵事及蜀破後今騶受諸葛亮圍陣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標幟之制騶悉闇練之遂以騶為殿中典兵中郎將

恒溫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率衆伐蜀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之

宋沈攸之除東海太守未拜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為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據虎檻時王玄謨為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

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乃就軍請號衆咸從之

蜀李庠初至蜀趙欽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立序蓋亦一時之閔張也以為威冠將軍

宋王鎮惡初歸晉客居荊州頗讀諸子兵書論軍國大事騎乘非所長開方亦甚弱而意畧縱橫果決能斷

梁杜龕前弟二兄岑之子少驍勇善用兵後歸元帝亦為忠武將軍

後魏王宜弟為占授著作郎造兵法狐虛立城圖三百六十源賀為征南將軍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之說略採至要為十二陳圖以上之獻文覽而嘉焉

賀拔岳尖山人能左右馳射驍果絕人不讀兵書而闇與之合

識者咸異之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勅勒部人姓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邇

江忱之初仕歷諸王參軍好兵書將畧善侍士有部曲數百人北齊王琳為特進侍中會陳將吳明徹來寇武成勅領軍校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為經畧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牛斗分大白已高背利為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甚勿輕鬪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免

劉豐字豐生晉樂人也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有口辨好說兵事

後周史寧為大將軍荊州刺史盡識兵權臨敵旨揮皆如其策甚得當時之譽

隋宇文欣為驃騎將軍封英國公欣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欣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

史萬歲少英武好讀兵書兼精占候

唐李靖少有文武材畧其舅韓擒虎為名將每與論兵未嘗不稱善撫之曰可與論孫吳之術者唯斯人矣

鄭元璠初仕隋為右候將軍後歸國為大常卿元璠少在戎旅克閑軍法高祖令巡諸軍教其兵事

裴行儉累為大總管安撫仗置軍營行陣部統尅料勝否甄別

器能等四十六訣則天必書監武承嗣請宅並密收入內

初為倉曹參軍時大將軍蘇定方甚奇之盡以用兵奇術投行儉

魏元忠則天朝累年不調時有左史墊屋人江融撰九州設險

圖備載古今用兵成敗之事元忠就傳其術

王忠嗣以父母沒於王事年九歲養於宮中及長雄毅有武畧

玄宗以其兵家子與之論兵應對縱橫帝甚異之

樊澤建中初為都官員外好讀兵書朝廷以其有將帥材尋兼

御史中丞充和蕃使後至山南節度使

馬燧父季龍明孫吳倣儻善兵法官至嵐州刺史幽州經畧使

燧畧涉群書尤善兵法大曆中為河東節度造甲者必令長短

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象以狻猊象刺戟於後行

載兵甲止則為營陣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又招

之博田悅悅求救於淄青鎮州燧軍次於漳悅遣將王光進以

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為固軍不得渡燧乃於下流以兵車數日

乘維以鐵鑊絕中流實以土囊以遏水水稍淺諸軍畢渡是時

軍糧少悅深壁不戰欲老燧師燧令諸軍持十日糧深進次倉

口與悅等夾洹水而軍李抱真等問曰糧少深入何也燧曰糧

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今田悅與淄青鎮州三為軍首尾計

以老我師若分軍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

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固當戰也燧為諸公合而破之

邠廷王代宗師為神策將軍時吐蕃回紇犯京畿廷王率兵屯

中渭橋軍容使魚朝恩則廷王善戰欲觀其教閱廷王乃於營

內列部五鳴鼓角而出分門為陣箕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恩嘆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訓練耳治戎若此豈有前敵邪建王棲然謝曰此非未校所長是臨淮

王之遺法也

臨淮王李光弼也

梁謝彥章幼事葛從周為養父從周憐其敏慧教以兵法常以千錢於大盤中存其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沒進退之節彥章盡得其訣事大祖為騎將

王檀少英晤美形儀好讀兵書洞曉韜畧初大祖鎮大梁檀為小將

趙珣字有即幼而剛毅器宇深沉既冠好書籍及壯工騎射尤精三畧為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

後唐周德威初任武皇為帳中騎督又在雲中諳熟邊事望煙塵之警懸知兵勢

高渤海脩人少好兵術釋褐右金衛曹參軍

李再豐為右武衛大將軍致仕再豐故鎮帥王鎔之裨校家世從軍再豐粗通星氣式法之學每鎮伐戰陣自用其法鮮有敗失軍中目為李靖

申令

師出以律易象明乎乃真武之善經春秋著為嘉話任乎威克厥愛戒之用休示先申後庚之期協三令五申之典金鼓有節稽進退之宜鐵鉞必誅懲驕惰之伍若乃申嚴示整出奇應卒約束素定防禁無越喻以激勸縣諸信賞所麾咸集所戰必勝

或著為新令或昭合古法軍之善政其在茲乎

宋義為楚上將號卿子冠軍北救趙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狼如

羊貪如狼強不可皆斬

漢韓信高祖三年為大將軍繫趙永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舍息

也夜半傳餐傳令軍中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旌旗從間

道葦山而望趙軍軍使敵不見也軍謂隱於山間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

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若汝今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

小飯日餐破趙後諸將皆無然陽應詔乃入趙壁禽趙王歇

周勃高后六年為大尉王北軍下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

氏左袒軍中皆左袒

勃子亞夫封條候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亞夫為將軍軍細

柳以備胡帝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大將軍下馬送迎

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

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

天子詔居無何帝至又不得入於是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

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士吏謂從車騎曰將軍約吏軍中

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案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

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禮介者天子為動容軾車

李陵為騎都尉將步卒五千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

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

戟盾後行持弓弩今日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金謂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建武二年擊蘇茂於廣樂為劉永將周建

所救漢墮馬傷膝還營乃不然裏創而起推牛饗士令軍中曰
賊衆雖多皆刦掠群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伏節死義者
也今日封侯之際諸軍免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大破之
岑彭為大將軍建武十一年伐蜀與大司馬吳漢等會荊門彭
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及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
虜掠

蜀諸葛亮為丞相治戎講武率諸宣北駐漢中及據武功五丈
原著軍令上中下三卷

吳呂蒙為虎威將軍既降南郡入據城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
有所求取

晉齊王牧為驃騎將軍開府辟召禮同三司降身虛已待物以
信常勸公府不案吏然以董御戎政復有威克之宜乃下教曰
夫先王馭世明罰勅法鞭朴作教以正逋慢且唐虞之朝猶須
督責前欲撰次其事使粗有常懼煩簡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
程二君詳定然思唯之鄭鑄刑書叔向不違范宣議制仲尼譏
之令皆如舊無所增損其常節度詳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
竭乃心思同在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闕以賴股肱裨佐之規庶
以免負於是內外祗肅

宋柳元景為冠軍將軍從孝武入討元凶元景宿令軍中曰鼓
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樹救疾戰一聽吾營鼓音因此破
賊

唐竇軌初為高祖丞相諫議參軍時胡賊掠宜君令軌討之不

利乃率數百騎殿於後。公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鼓，士卒爭進，擊賊破之。

李光弼為兵馬副元帥，時史思明以至偃師，光弼悉軍赴河陽。賊恃衆直逼其城，光弼登城望曰：彼雖衆亂而囂不足懼也。當為公等日午而破之。遽令郝玉論、惟貞往擊之。令之曰：爾等士望吾旗而戰，若摩旗綏任爾觀望，便宜吾旗連麾三至地，則萬衆齊入，生死以之。少退者斬，無捨遂大破賊軍。

李晟德宗興元初為副元帥，既收復京城，乃勒兵屯於舍光殿前舍於右，金吾仗號令三軍曰：晟不佞，上憑睿筭，次順人心，今得克滅兇渠，肅清天禁，皆三軍之力也。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則非伐罪吊人之義。晟與公等各有家累，離別數年。

今已事成，相見非脫五日內，不得輒通家信，違命者斬。

郝士美憲宗元和中為昭義軍節度時討鎮州，有兵馬使王言為先鋒，逗撓士美立斬之。令曰：敢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既合，賊軍大破。

李遜為忠武軍節度，陳許潁蔡等州觀蔡處置等使。是時新罹兵戰，難遽完緝。及遜至，集大軍與之約束，嚴具示賞罰，必信號令數百言，士皆感悅。

示信

夫何推轂之任，當鑿門之權，非沈機無以制勝，非示信無以御下。必在夫絕憎愛一賞罰，賞既明而足勸，罰既嚴而可畏。故宣父以為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也。傳曰：信申也，相申，使不相

違也又曰信國家之寶也民之庇也是知臨賊示信義遠矣哉
若乃成及期而必伐兵當下而不停或約賫家財或克日必戰
俾敵人之服義得我衆之歡心故謀無不成功無不集者也

楚司馬子反從莊王衛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
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
堙其堙司馬子反曰子之軍何如華元曰儻矣曰何如間儻曰

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炊之折破骸司馬子反曰嘻甚矣儻雖然

雖如吾聞之也圍者古有見拚馬而秣之秣以粟置馬口中拚

欲令食示使肥者應客足亦飽是何子之情也猶曰何華元曰吾

聞之君子見人厄則矜之憫矜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幸僥吾見

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諾受勉之矣勉

努力使努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

去之反于莊王反報於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儻矣曰何如

曰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儻雖然雖已吾今

取此然後而歸爾意未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七有

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我告之司馬子反

曰以區區之宋區區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

之也莊王曰諾先以諾受舍而止更今築舍而雖然大宋已知

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待勝也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

請歸爾莊王曰子去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

引師而去之

樊遲魯人齊伐魯孟孺也淺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

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左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

稷曲郊也

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

與衆三刻

約如之衆從乃踰也

魏徐邈為梁州刺史邈與羗胡從事不聞小過若犯大罪先告

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

蜀諸葛亮為丞相帥師出祁山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

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

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者八萬時魏君始陳幡

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彊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

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

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遣今去

於是今去者感悅願留於戰往者憤湧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

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

郃却宣王一戰大剋此信之由也

晉陶璜初仕吳歷顯位孫皓時交趾郡吏呂興以郡內附武帝

拜興交趾大守尋為其功曹李統所殺南中監軍霍弋遣捷為

楊稷與將軍毛煦自蜀出交趾吳遣璜為蒼梧大守討稷初霍

弋之遣稷毛等與之誓曰若賊圍之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

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

益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去殺稷等必矣可須

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為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

不亦可乎稷等訖期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

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

隋何稠開皇末討桂州賊有欽州刺史審猛力帥眾迎軍初猛力掘止洞欵圖為逆至是惶惧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因示無猜貳遂放還州與之約日八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高祖意不懌其年十月猛力卒帝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臣為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誠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為約不可失信於國士汝莖我訖即宜上路長真如言入朝帝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

唐蘇定方為左驍衛大將軍顯慶五年討思結驩俟斤都曼俘還東都法司請斬之定方請曰都曼之叛罪合誅夷臣欲生致闕庭與之有約述陛下好生之德必當待以不死今既面縛待罪臣望丐其餘命高宗曰朕屈法伸恩全卿信誓乃命宥之馬燧為河東節度使討田悅悅兵大敗先戰遂誓於軍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戰盡其私積以頒將士德宗聞而嘉之乃詔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還其家財

示閑暇

傳稱好暇適臨事之宜志謂以舒得交兵之序夫制勝則尚速示寇則宜逸故有攝飲於行陳數闔於城壘解鞍而縱馬啓關而延敵故策盡可以先勝行伍可以立成故能雍容而觀變驚急而無撓其或卧息旗鼓懸煖裘帶登樓而清嘯隱几而高談

不忽遽以失律務優游而業事者斯又得為將之大體也

樂鉞晉大夫也魯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鄆陵樂鉞見子重之旌

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

子重問晉公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問餘臣對曰好

以暇暇間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

謂暇食好整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

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之使使鉞御持予御侍也是以不得犒從

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亦不識乎

知其以往言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

范鞅晉大夫也魯襄公十八年晉伐齊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

雍門之荻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范鞅門乎雍門其御追喜以

戈殺犬於門中殺大示孟莊子斬其拘以為公琴莊子孺子連

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卒諸侯之師焚甲池之竹

木二子晉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楊門齊西州綽門於東

閭齊東左驂伯還于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櫪也闔門扇

漢李廣為上郡太守時匈奴上上郡廣上山匈奴數千騎見廣

以為誘騎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怒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

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奴必以我為大

軍之誘不我擊廣今日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今日皆下馬

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解

鞍以示不去用堅如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

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有騎中縱馬卧時會暮胡兵終怪之

弗敢擊

後漢孔融領青州刺史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隱几讀書談笑自若

蜀諸葛亮為丞相益州牧率衆南征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八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逼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苦勅軍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卻灑晉宣帝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軍北趣山

晉羊祜為征南大將軍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

劉琨為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在晉陽常為胡騎所圍數重城守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晚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南齊沈文季為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建武二年虜寇壽春豫州刺史豐城公遙昌嬰城固守數遣輕兵相抄擊明帝以為憂詔文季領兵鎮壽春文季入城止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備守虜軍尋退百姓無所傷損

梁馮道根為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魏將党法宗傳堅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漸壘朱固城中衆多莫不失色道根命廣

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上萬人出擊魏軍敗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九十一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九十二

將帥部 五十三

威名

夫將之為用也戎昭果毅整軍經武號令精明卒乘競勸人不
敢犯法在必行故能風生於三軍名震於鄰國折衝千里隱若
長城茲所謂王者之爪牙生民之司命也繇是處以衛社稷則
敵不敢加兵出以守邊防則虜不敢近塞豈惟震龍虺虎叱咤
風雲蓋亦義勇兼聞策謀宏遠者也傳曰有威可畏又曰懷德
而畏威其是之謂乎

楚得臣為令尹與晉戰敗于城濮晉伐衛救之晉文公猶有憂色曰

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歛猶闔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

得臣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于曰莫余毒也已一云子王為將

及其死也

魏公子無忌在趙秦伐魏公子歸救魏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

子公子遂將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通告諸侯諸侯聞公子

將各遣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

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

吳起為西河守以拒秦韓甚有聲名

趙廉頗者趙之良將惠文王十六年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

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李牧北邊之良將常居代鴈門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

胡名在代北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

邊城

秦白起為左更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

蒙恬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暴師

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

漢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邽都為鴈門太守

匈奴素聞邽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

偶人象都以木為人象都今騎馳射莫能中其憚如此匈奴患

之李廣為驍騎將軍在北平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

不入界

李廣利為二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

趙充國為後將軍征西羌西至西部都尉府在金日饗軍士士

皆欲為用虜數排陳克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羗相數責曰語汝
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聞而
死可得邪

馮奉世為執金吾歷右將軍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
將功名似趙克國

辛慶忌為左將軍當時號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
附敬其威信

陳湯為西域副校尉誅郅支單于後坐事徙煇煌太守奏湯前
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

後漢齊武王縮為更始司徒既破王莽軍莽素聞其名大震懼
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長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

鄉亭皆畫伯升象於塾旦起射之

塾門側
堂也

彭寵父宏哀帝時為漁陽太守偉容貌能飲飯有威於邊

岑彭為征南將軍與諸將伐公孫述彭首破軍門長驅武陽持

軍整齊秋毫無犯叩轂王任貴

貴本越攜夷殺太
守於根自立為王

聞彭威信數

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薨光武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

祭彤為遼東太守數破斬鮮卑自是鮮卑震怖畏彤不敢服闕

塞後率勵鮮卑往擊斬赤山烏桓塞外振龍形之威聲暢於北

方

陳俊為浪邪太守行大將軍事時琅邪未平齊地素聞俊名入

畧盜賊皆解散

賈宗字武孺大將軍復之子為朔方太守匈奴常犯塞得生口

問太守為誰曰賈武孺曰寧賈將軍子邪曰是皆放遣還是後更不入塞

張堪為漁陽太守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李恂為武威太守坐事免歸鄉里會西羌反叛恂到田舍為所執獲羌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陽謝

陳禪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以為禪漢中太守夷賊素聞其名聲即將降服

郭京雖為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畧尤曉邊事有名北方

徐淑為度遼將軍有名於邊

鄧訓為護烏桓校尉故人多携老幼樂隨訓從邊鮮卑聞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

陳龜為度遼將軍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

种暠為使匈奴中即將時遼東烏桓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

傅育為武威太守威聲聞於匈奴

第五訪為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

李膺為烏桓校尉虜甚憚攝以公事免官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為度遼將軍先是羌虜及疏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請郡百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振遠域

皇甫規為度遼將軍在事數歲北邊威服

段紀明又為邊將威震西土其後賈詡察孝廉為郎以疾病去

官西還至沂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詡實非段甥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息死

公孫瓚為降虜校尉兼屬國長史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於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為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

呂布初為騎都尉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

魏龐德為立義將軍與曹仁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常言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

于禁為偏將軍太祖根株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禁詣靈營奪其軍靈及部眾莫敢動乃以靈為禁部下督眾皆震服其見憚如此

張遼為前將軍屯合肥時孫權復叛文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勅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初遼為孫雄所圍遼潰出復入雄眾破走由是威震江東兕啼不肯止其父母以遼恐之

張郃為盪寇將軍與都督夏侯淵守漢中拒劉備時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為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

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過
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郤還陽平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為備所
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
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郡為軍王郤出勒兵
安陣諸將皆受郤節度衆心乃定初劉備憚郤而易淵及殺淵
備曰當為魁此何為耶後為征西將軍車騎將軍識變數猶善處
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

曹真為大將軍督諸軍擊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安定民楊條等
畧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
早降爾遂自縛出三軍皆平

夏侯淵從太祖起兵為別部司馬每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
軍中為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
文聘為江夏太守典北兵委以邊事在郡數十年有威恩名震
敵國賊不敢侵

田豫為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米獻
州界寧肅百姓懷之

蜀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率衆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
會大霖雨漢水泛溢禁所督士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
德梁邨陸渾郡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
議徙都以避其銳

張飛為右將軍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程羽飛
萬人之敵也

諸葛亮為丞相出師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亮卒及軍退司馬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馬忠為庠降都督威恩並立張表時名士清望踰忠閭守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

陳叔至自豫州隨先主名位常亞趙雲俱以忠勇稱王平為鎮北將軍統漢中時鄧艾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乎同郡句扶為左將軍忠寬厚教有戰功功名爵位亞於平後與張翼廢化並為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吳周瑜字公瑾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劉備領荊州牧請京見大帝備自京還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叙別昭肅等先出帝獨與備留語因言自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畧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為人臣爾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與帝書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歆疑備之

董襲為揚武都尉時大帝初統事鄱陽賊彭龍彭虎等衆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騭蔣欽各別分討襲向取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張昭為輔吾將軍容貌矜嚴有威風大帝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

朱桓為將軍鎮青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廬江王簿呂習請大

兵自迎欲開門為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水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須諸軍半渡因逼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憚如是

晉義陽成王望初仕魏為征西將軍持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肅先是蜀將姜維屢寇關中及望至廣設方畧維不得為寇關中賴之

王沈為征虜將軍督江北諸軍事平蜀之役吳人大出聲為救蜀振蕩邊境沈鎮御有方寇聞而退

苟晞行兖州刺史汲桑衆大震棄柵宵遁嬰城固守晞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討呂卽等滅之

祖逖為豫州刺史進為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臯縣脩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時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逖卒始得意焉

索綝為新平太守時劉總將蘇鐵劉五斗等劫掠三輔除綝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綝有威恩華戎嚮服賊不敢犯

劉弘為寧州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鎮烏丸校尉甚有威惠寇盜屏迹為幽州所稱

周訪為安南將軍梁州刺史聞王敦有不臣之心訪切齒敦雖

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為非

紀贍為鎮將軍軍當時服其嚴毅雖常病六軍敬憚之

陶侃為廣州刺史初廣州人迎長沙人王機為刺史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為交州刺史敦從之會杜弘據臨賀因譏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沈謀反侃擊機破之執劉沈又遣部將討譏斬之請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爾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戶後侃為征西大將軍督七州軍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劉喬輒領江州侃聞之遣將率兵據湓口侃以大軍繼進侃既至默將宗候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斬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以為戍將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劉毅為荊州刺史初屬桓玄篡位與宋高祖何無忌起義兵桓玄聞毅及高祖何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眾勢必無成願不以為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擣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甥酷似其舅其舉大事何謂無成其見憚如此劉牢之為謝玄參軍玄鎮廣陵牢之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桓石虔從伯父溫入閔叔父冲為符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眾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威震敵人時

有患瘡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

宋沈林子從高祖討姚泓于長安林子威聲遠聞三輔震動關

中豪左望風清附長安既平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

為敵援沈慶之為建威將軍患頭風好着狐皮帽羣戀惡之號

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

檀道濟鎮廣陵率軍繼到齊之以討謝晦齊之戰敗退保隱圻

會道濟至晦本謂道濟與羨之等共罪同誅謂徐羨之也忽聞來上

人情恐懼遂不戰自潰

劉胡為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憚之小兒啼語之云劉

胡來便止

周山圖為振武將軍時鎮軍將軍張永征薛安都於彭城山圖

領二千人迎軍至武原為虜騎所追合戰多所傷殺虜圍轉急

山圖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虜披靡不能禁衆稱

其勇呼為武原將

南齊桓康隨世祖起義推堅陷陣膂力絕人所經村邑恣行暴

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以避瘡無不立愈

梁韋叡為輔國將軍既平合肥高祖詔衆進次東陵魏甍城二

十里將會戰有詔班師去賊既近懼為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

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張齊為信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

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親勞辱與士卒同其勤苦自畫垣舍城

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人無所困乏既為物情所

附錄

周官為高平鎮將觀善武士卒號有威名

河間公齊初坐事免官爵會宋將裴方明陷仇池太武授齊前軍與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剋仇池威震羌氏復賜舊爵

陳留王崇為并州刺史從大武討蠕蠕別督諸軍出大澤越邪山威懼漠北

叔孫建為廣河鎮將群盜斂跡威名甚震後為徐州刺史大武以建威名甚震為宋所憚徐平原鎮大將封丹陽王加征南大將軍都督冀青徐濟四川諸軍事建在平原十餘年綏懷內外甚得邊稱魏初名將尠有及之南方憚其威畧青兗輒不為寇古弼為西安將軍鎮長安甚著威名

陸鎮為長安鎮將咸陽民趙昌鄠縣民王稚兄弟聚眾五千據治谷保真擊破之斬昌等并誅其黨與雍州民夷莫不震伏在鎮數年甚著威稱

周幾為寧朔將軍大武以幾有智勇遣河南威信著于外境

辛紹先為下邳太守唯教民治產禦賊之備其宋將陳顛達蕭道成蕭順之來寇道成謂順之曰辛紹先未易侵行宜共慎之於是不歷郡境遂逕屯呂梁

尉元為統萬鎮都將齊高祖立多遣間諜扇動新民不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振徵為侍中都督南征諸軍事征西大將軍來率諸軍以討之元討五固賊桓和等皆平之東南清晏遠近帖然

城陽王長壽為沃野鎮都大將性聰惠善撫綏在鎮甚有威名

長孫稚為揚州刺史都督淮南諸軍事梁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稚諸子驍果遂頗難之號曰鐵小兒

長孫肥為平南將軍率衆鎮北境威名甚著蠕蠕憚之
穆罷為征東將軍山胡劉什婆寇掠郡縣罷討滅之自是部內肅然莫不敬憚

庾岳為將有謀畧治軍清整常以少擊多士衆服其智勇名冠諸將

李陽為伏波將軍隨蕭寶寅西征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

鄭模為安東將軍時將督敗歿者多模挫敵持重號為名將

鄭楷為伏波將軍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故時人語曰莫儻儻儼付鄭楷

李崇為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崇沈深有將畧寬厚善御衆在州凡經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虎賊甚憚之

劉藻為龍驤將軍雍城鎮將先是底豪徐城楊里等驅逐鎮將故以藻伐之至鎮擒獲成里等斬之以徇群氏震懼

楊大眼初以軍敗不能禁徙為營州兵後徵為平南將軍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臺省閭巷觀者如市大眼為將師前後所遣督將軍未渡江預皆畏懼傳言淮泗荆沔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蕭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

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
當世惟其驍果皆以為關張弗之過也大眼為荊州刺史常縛
蒿為人衣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拒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正
如此相殺也又比涪郡嘗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于
攘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
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為寇盜

崔延伯善將撫得衆心與奚康生楊大眼為諸將之寇延伯功
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歎懼焉

樊子鵠為平北將軍廉尚書行臺治有威信山胡率服韓茂膺
力絕人又善騎射為徐州刺史征南將軍為將善於撫衆勇冠
當世為朝廷所稱賀援勝為荊州刺史將圍襄陽乃攻憑翊安

定郟成等中之時有梁人書勅蕭績

績梁武帝
子鎮康陽

云賀拔勝北間

驍將汝宜慎之勿與爭鋒其見憚如此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三百九十二

岳將至深有懼色謂其屬曰岳所部兵精紹宗舊將宜共慎之
王則為三荆二襄南雍六州都督則有威武邊人畏服之

上黨王渙以文宣天保六年率衆送梁王蕭明還江南仍破東
關斬梁時進裴之橫等威名甚盛

盧潛在淮南十三州任總軍民大樹風績甚為陳人所憚陳主
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壽陽聞其何當還北此虜不死方為
國患卿宜深備之

高昂為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郡督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惟
憚服於昂

東方老為南益州刺史領宜陽太守頻為二郡出入數年境接
群蠻又鄰西敵至於攻城野戰率先士卒屢以少制衆西人憚

之

斛律光為大將軍左丞相與祖班穆提婆不協誣光謀反殺之
先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為隣敵所憚憚罪既不彰一旦屠

滅朝野痛惜之周武帝聞光死大喜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上

柱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能至鄴初宜陽之役光謂周
人曰歸我七年人不然取爾十倍周人即歸之在西境築定誇

諸城馬亡以鞭指畫所取地皆如其言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

功

獨狐永業為洛州刺史行臺尚書周人寇洛州永業每先鋒以
寡敵衆周人憚之武成河清未徵為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
於是西境感弱河洛人情騷動

傳伏為東雍州刺史後降于周周帝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教習
兵馬決意往取河陰正為傳伏能守城不可動是以收軍而退
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因入志亦不業也往
後周李弼魏末為爾朱天光別將從天光西討破方候醜奴弼
常先鋒陷陣所尚披靡賊咸畏之皆曰莫敢李將軍也
蔡佑為平東將軍與齊神武戰於印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
無前敵人咸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遽避之

獨狐信魏末為隴右十一州大都督秦州刺史信有奇謀大畧
太祖初啓霸業唯有關中之地以隴右形勢故委信鎮之既為
百姓所懷穀震隣國東魏將候景之南奔梁也魏收為檄梁文
矯稱信據隴右不從宇文氏乃亡無關西之憂歎以威梁人其

為隣國所重如此

韓果魏末為師都督從大軍破稽胡如此山胡地險阻人迹罕
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號為著翅人太祖聞
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

韋填為瓜州刺史胡人畏威不敢為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
陸騰為隆州總管蠻獠反所在蜂起山路阻險難得掩襲騰遂
量山川形勢隨便開道蠻獠畏威承風請服所開之路多得古
銘並是諸葛亮桓溫舊道

王德從太祖征伐累有戰功河渭間種羗屢叛以德有威名拜
河州刺史群羗率服

怡峯為車騎大將軍與諸將征討每皆克捷沈毅有膽得士卒

心當時號為驍將

達奚寔為大行臺郎中鎮潼關及潼關失守即與大都督陽山武拒為魏於關東魏人甚憚之

陳忻為驃騎大將軍時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號有智謀往來境上倚伏難測忻與韓椎等常令間諜覘其動靜齊兵每至輒擊破之故永業深憚忻等不敢為寇

王軌為上大將軍解徐州之圍擒陳將吳明徹遂為徐州總管軌性嚴重善謀畧無有呂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

于翼為幽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為寇抄居民失業翼素有威武無設斥候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

楊標為建州刺史鎮車箱及齊神武圍玉壁乃命候景趣齊子嶺標恐入寇邵邵率騎禦之景聞標至斫木斷路者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退還河陽其見憚如此

裴寬為車騎大將軍鎮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若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或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出兵邀擊無不克之永業常戒其所部曰旦好慎孔城自外無足慮其見憚如此

裴孝仁為長寧鎮將扞禦齊人甚有威邊之畧
梁士彥以軍功拜儀同三司武帝將有事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焉
宇文舉自京兆尹出為熊州刺史齊人憚其威名

崔引度說之子襲爵為安平縣公至隨開皇初為襄州總管引

度素貴御下嚴急所在令行禁止盜賊屏跡後梁蕭瑄來朝帝以引度為江陵總管鎮荊州陳人憚之不敢窺境

隋源雄初仕後周為朔州總管突厥有來寇掠雄輒捕斬之深為北夷所憚

韓擒虎有文武才用夙著威名為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人所憚陳平後突厥來朝高祖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

天子乎對曰聞帝命左右引突厥詣擒虎前曰此是孰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此

楊素為行軍元帥伐陳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出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清河素所封郡

長孫晟為秦州道州軍總管取晉王節度出討突厥達頭晟追

之斬首千餘級王別晟同晏有突厥達官來預坐說言突厥之

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為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

開府儀同三司

魚俱羅為豐州總管初突厥數入境為寇俱羅輒擒斬之自是突厥畏懼屏迹不敢畜牧於塞下

杜彥為雲州總管突厥來寇彥輒擒斬之比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為朔州總管突厥復寇雲州高祖令楊素擊走之是後

猶恐為邊患以素為突厥所憚復拜雲州總管

李寬驍勇善戰幹畧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為名將

李充開皇中頻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有功後有朔州總管甚有
威名為虜所憚
賀婁子幹為上大將軍開皇中虜寇岷洮二州子幹以行軍總
管勒兵赴之賊聞而遁去高祖以子幹曉習邊事授榆關總管
十鎮諸軍事歲餘拜雲州刺史甚為虜所憚

史萬歲為河內刺史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帝令晉王廣
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
引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問

曰隋將為誰候騎報史萬錢突厥復問曰得非燉煌戍卒乎

先是萬歲除名配燉煌為戍每與戍王
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警北夷

戍候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
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遂北入磧

數百里虜遁逃而還

吐萬績為青州總管頗有治名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績有畧
徙為朔州總管甚為北夷所憚

楊武通數以行軍總管討西南夷有功拜左武衛大將軍時党
項羗屢為邊患朝廷以其有威名歷岷蘭二州總管以鎮之

來整榮國公護兒之子為武貴郎將左驍勇善撫士眾討擊郡
盜所向皆捷諸賊甚憚之為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
五抱長槍不畏官軍千萬眾只畏榮公第六郎

陰世師拜張掖太守先是吐谷渾及党項羗屢為侵掠世師至
郡有來寇者親自捕擊輒擒斬之深為戎狄所憚

元胄歷豫亳等州刺史開皇中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胄素有

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焉
韓僧壽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於鷄頭山破之後為蔚州刺史突厥甚憚之
達奚長儒為夏州總管六州方鎮都將事匈奴憚之不敢窺塞
賀若誼為涇州刺史時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誼素有威名拜
靈州刺史誼時年老而筋力不衰猶能重鎧上馬為北夷所憚
李崇為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契丹等懾其威畧
爭來內附
王辯為武賁郎將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實建德魏刁兒
等往往屯聚大至十萬小至數千寇掠河北辯進兵擊之所在
皆捷深為群賊所憚

唐闕稜齊州人隋末社伏威據有江淮之地署稜為左將軍從
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遷越州都督及輔公柝僭號稜從軍
討之與陳正通相遇陣方接稜脫變齏謂賊眾曰汝不識我邪
何敢來戰其眾多稜舊之所部由是各無鬪志或有還拜者
李大恩為代州總管率兵鎮鴈門突厥頡利可汗與苑君璋尋
率兵圍之大恩拒戰遂敗走俄而突厥復以盛兵未寇大恩遣
刺史王孝基出戰一軍皆沒賊進圍崞縣大恩眾寡不敵據城
自守賊憚其勇亦不敢逼月餘引兵而去

河間王孝恭高祖武德中歷總大藩專制方面及平公輔祐之
後吳楚尅定閩越服從威名大盛

李靖武德中副河間王孝恭平蕭銑輔公柝後為東南道行臺

兵部尚書高祖每云李靖是蕭銑輔公祐膏肓古之名將韓白
衛霍豈能及也

程名振貞觀末為平壤道行軍總管前後功沙卑城破獨山陣
皆以少擊衆稱為名將

薛仁貴高宗顯慶中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黑山上元中坐事徙
象州會赦歸高祖思其功尋召拜右領軍衛將軍校檢代州都
督又率兵擊突厥元彌等於雲州斬首萬餘級獲生口二萬餘
人駝馬牛羊三萬餘頭賊聞仁貴復起為將素憚其名皆奔散
不敢當之

黑齒常之開耀年為河源軍副使在軍七年吐蕃深畏憚之不
敢復為邊患

程務挺則天文明中為左武衛大將軍單于道安撫大使督軍
以禦突厥務挺善於綏禦威信大行徧裨已下無不盡力突厥
甚憚之相率遁走不敢近邊及則天就軍斬之籍沒其家突厥
聞務挺死所在宴樂相慶仍為務挺立祠每出師攻戰即所禱
焉

唐休璟聖歷中為梁州都督假節隴右諸軍州大使久視元年
吐蕃大將麴奔布至率衆數萬屯於洪源各將圍昌松縣休璟
以奇兵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是後吐蕃使朝
宴于大極殿屢覘視休璟則天問其故對曰往歲洪源戰時此
將軍雄猛無比殿臣將士甚衆故其識之則天益加歎異降璽
書勞勉擢拜右武衛大將軍

賀蘭進明玄宗天寶中為北海太守本郡招討使祿山亂進明
訓兵千人引之渡河以張平原之勢收河北郡縣賊徒振懼朝
廷壯之對越美民野林野四天四其地後曰封為共來瑱為潁川郡太守克招討使肅宗以瑱有武畧尤加任委遷
兼御史大夫北收河洛屢挫賊鋒賊頻來攻皆為瑱所敗賊等
懼之號為來嚼鐵

郭子儀為中書令領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鎮河中代宗永泰
元年僕固懷恩率諸蕃雜虜及山賊任敷鄭庭郝德劉開元等
三十餘萬南寇先發數萬人畧同州期自華陰趨藍田以振南
路懷恩率重兵殿其後京師震恐急徵子儀子儀至涇南而虜
已合子儀大軍僅萬人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使李國臣高昇

錄曰知可汗初殞欲申呂禮乃登高隴位以待之梅錄俯僂前
而哭景畧因撫之曰可汗棄我助余號暮虜之驕容盛氣索然
盡矣遂以父行呼景畧自此迴紇使至景略皆坐拜之于庭中
由是甚有威名後河東節度李說行軍馬司迴紇使梅錄將軍
入朝說置宴會梅錄爭上下坐說不能遏景略叱之梅錄前過
豐州者也識景略語音疾之前拜曰非豐州李端公耶不意在
此不拜麾下久矣何其瘠也又再拜遂命之居次坐將吏賓客
顧景略皆嚴憚

王似貞元中為神策將略吐蕃寇涇原似伏卒擊尚結贊幾獲
之由是深為所畏
范希朝貞元中為振武節度使異蕃雖鼠竊狗盜必殺無赦戎

虜甚憚之曰有張光晟苦我久矣今聞是乃更姓名而來其見
畏如此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為橫希朝自近代號為名將人
多比之趙充國段佑貞元末為涇原節度使練卒保邊為西蕃畏
劉灘貞元末為保義軍節度隴右經略等使蕃戎畏之不敢為
寇不詳其詳 郗士美以憲宗元和初為昭義節度使討王承宗于時四面七
八鎮聚兵十餘万士美兵事最理威敵甚振承宗大懼指期有
破亡之勢會詔班師至今兩河間稱之

野詩良輔元和中為鳳翔大將與靈武大將史奉敬涇原將郝
玘各以名雄邊上吐蕃嘗謂漢使曰唐國既與大蕃和好何忘
語也問曰何謂妄語曰若不妄語何因遣野詩良輔作隴州刺

拒其東魏楚王當其南陳廻光當其西朱元璋當其北子儀率
甲騎二千出沒於左右前後虜見而問曰此誰也報曰郭令公
廻紇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謂吾天可汗崩中國無主故從其
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子儀報曰皇帝萬壽無疆廻紇皆曰
懷恩欺我子儀使喻之曰公等頃年遠涉万里剪除兇逆恢復
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何日可忘今忽棄舊好助一
叛臣何其誤也且僕固懷恩棄君忘親於公等何有廻紇曰謂
令公沒矣不然何以及此令公誠在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
將皆曰戎狄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
不敵柰何且至誠感神况虜輩乎諸將曰請選鐵騎五百為從
子儀曰此適足為害也乃傳呼曰令公來虜初疑皆持滿注目

以待之子儀乃以十數騎徐出免胄而勞之曰安乎久同忠義何至於是迴紇皆捨兵降馬拜曰是吾父也子儀招首領等飲以酒與之重錦歡言如初子儀性忠信事上誠盡田承嗣方跋扈佞傲無禮子儀常遣使至魏州承嗣輒望拜之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今為公拜李靈曜據汴州公私賦皆遏絕獨子儀封弊經其境莫敢留必持兵衛送其為豺虎所服如此

李光弼為河北副元帥儀者稱自艱難已來唯光弼行軍治戎沈毅有籌畧將帥中第一後為河南淮南山南東道荆南等道副元帥出鎮臨淮時田神功平劉展後逗留於揚府尚衡殷仲卿相攻於兗鄆來瑱旅拒於襄陽朝廷患之乃光弼輕騎至徐

州史朝義退走田神功遽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瑱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闕

崔寧蜀之偏將初蜀劔山賊擁絕不通道代宗憂之嚴武薦寧為利州刺史既至山賊遁散由是有名

辛雲景大歷中為大原節度迴紇恃舊勲知朝廷優容之每入我界必肆貪狼之性至大原雲景以戎狄之道待之虜畏雲景不敢惕息數年間太原大理無烽警之虞

段秀實大歷末為西鎮北庭行軍涇原鄭頰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陽惠元德宗建中初為神策京西兵馬使忠勇果毅多權畧稱為名將

張方福建中初以和州刺史宿衛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
守埭橋渦口江淮進奉舩千餘隻泊渦口下不敢過德宗以方
福為濠州刺史召見謂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表卿也朕以
為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若從先帝所改恐賊不知是卿身也
復賜名萬福慰遣之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舩淄青
兵士倚岸睥睨不敢動諸道舩繼進改泗州刺史
李晟興元初為神策軍使與河中節度使李懷光同討朱泚每
將必戰合自異衣錦裘爾帽前行親自指導懷光望見惡之乃
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自表飾以啗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
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識以奪其心爾及其克京城至于白
華忽有賊騎千餘出於官軍之背晟以麾下百餘騎馳之左右
呼曰相公來賊聞之驚潰及為四鎮北庭行營副元帥吐蕃相
尚結贊頗多詐謀尤惡晟乃相與議云唐之名將李晟與馬燧
渾瑊爾不去五人必為我憂乃行反間遣使因馬燧以請和即
請和即請盟復欲因盟以虜瑊因以賣燧
馬燧初興元為河東節度領晉慈隰節度兵馬副元帥德宗招
燧及渾瑊駱元光同討李懷光於河中燧與渾瑊駱元光韓遊
瓌合軍次于長春宮懷光遣驍將徐廷光以精卒六千守城兵
械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則曠日持久死傷必
甚乃挺身至城下呼廷光廷光素懼燧威名則拜於城上
李觀覓元初為右龍武將軍四鎮北庭行營副元帥李城表為
涇原節度使吐蕃深畏之

郝玘貞元中為臨涇鎮將勇敢無敵敵振虜廷後為涼州刺史玘出自行間前無堅敵在邊三十年每戰得蕃俘必剗剔而歸其屍蕃人畏之如神贊普下令國人曰有生得郝玘者賞之以等身金蕃中兒啼者呼玘各以怖之十三年檢校左散騎常侍渭州刺史御史大夫克涇原行營節度平涼鎮遏都知兵馬使封保定郡王吐蕃畏其威紀綱欲圖之朝廷慮失驍將移授慶州刺史竟終牖下

史其畏憚如此

裴度以穆宗長慶二年自河東節度除東都番守至闕又以度為司空平章事克淮南節度使初度發大原中途得朱克融王廷奏復書皆許退兵度不敢發以其書奏穆宗穆宗喜因遣中使宣慰克融并廷湊入深州取牛元翼又令先於途中命度更發書與廷湊度書因言朝謝後即歸番務中使見書慮廷湊知度東歸無兵權即皆前約遽請度易其即歸之辭并上其書草穆宗方憂深州之圍得度前後書喜甚及度至又自有以悟常恩待益至故復得兵符

段文昌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文昌少在西蜀素熟蜀人情至是用寬政嚴靜有斷蠻夷畏服長慶二年雲南寇黔中觀察

使崔元畧上言朝廷憂之不及乃詔報文昌文昌走一芥之使以遏之蠻寇遂退

薛平為平虜軍節度使敬宗寶歷元年五月加檢校左僕射兼戶部尚書不踰月復檢校司空初元和十四年誅李師道分其地為三鎮其一淄青齊魯萊五州命平領之及長慶元年幽鎮叛杜叔良統橫海全軍討伐不勝棣州為賊所窘朝廷乃委平以偏師援棣州平即遣將李叔佐以兵五百救之居數月刺史王魏餽給稍薄兵士怨怒叔佐不能戰宵潰而歸仍推突將馬狼兒為師行及青城鎮劫鎮將李自勸并其衆次至博昌鎮復劫其鎮兵共得七千餘人徑取青州城城中兵少力所不敵平悉府庫并家財厚賞二千精卒逆擊之仍先以騎兵掩其家屬

輜重賊衆惶惑反顧因大敗狼兒與其同惡十數輩脫身竄匿餘黨降稍後者猶斬於鞠傷其明日狼兒亦就擒戮由是遠近畏伏平之威略平在鎮六周歲兵甲堅利井賦均一至是大觀百姓遮道乞番數月乃得出時人以為近日節制罕有平比

張仲武為幽州節度大破回擒烏介可汗由是威加北狄李罕之僖宗末為河南尹每討賊無不克回鶻曾縱兵于蒲絳之地有山曰摩雲士人設堡于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取罕之至則下馬自此目為李摩雲梁王重師唐僖宗文德中重左右長劍軍太祖伐蔡上重師力戰有功充諭鄆擢為都指揮使重師枕戈擐甲五六年曾間允經百餘戰由是威震敵人

王彥章累典禁兵從太祖征討所至有功常持鐵槍衝堅陷陣
敵人畏之目之為王鐵槍後唐莊宗初晉王聞彥章授招討使
自魏州急赴河以備衝突至則德盛南城已為所拔晉王嘗曰
此人可畏當避其鋒一日晉王領兵迫潘張寨大軍隔河未能
赴援彥章捨登船北舟人解之招討使賀瓌止之不可晉王聞
彥章至抽車而退其驍勇如此

牛存節開平中為鄆州節度使慷慨有大節野戰壁守皆其所
長威名聞於境外

謝彥章以末帝貞明中為排陣使賀為北面招討使與彥章司
領大軍駐於行臺寨與晉人對壘彥章時領騎軍與之能戰晉人
或望我軍行陣整肅則相謂曰必兩京大傳在此也不敢以名呼
其為敵人所憚如此是時咸謂賀瓌能將步軍彥章能領騎
士後彥章為賀瓌疑之會為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珪所誣瓌遂
與珪協謀因享士伏甲以殺彥章及僕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
溫浴等於軍以謀叛聞晉人聞之喜曰彼將帥如是亡無日矣
審澄溫浴亦喜將騎軍然所領不過三千騎多多益辯唯彥章
有焉

後唐史建瑋為昭德軍校梁將李思安之圍上黨也建瑋為前
鋒與樞管周德威赴援時汴人夾城深固援路斷絕建瑋曰引
精騎設伏擒生夜犯汴營驅斬千計敵人不敢芻牧皆相戒曰
宜避史先鋒

周德威小字陽五從武皇為內衙軍副光化二年三月汴將氏

叔宗率眾逼大原有陳章者以虓勇知名眾謂之夜義言於叔琮曰晉人所恃者周陽五領擒之請賞以郡陳章常乘驄馬步甲以自異武皇戒德威曰我聞陳夜義欲取尔求郡宜善備之德威曰陳章大言未知鹿死誰手他日致師戒部下曰如陣上見陳夜義爾等但走德威微服挑戰部下偽退陳章縱馬追之德威背揮鐵槓擊墮馬生擒以獻由是知名德威身長面黑笑不改容凡對敵列陣凜凜然有殺爾之風中興之朝號為名將及其歿也人皆惜之

符存審少在軍中識機知變行軍出師法令嚴明決策制勝動無遺悔功名與周德威相匹皆近代之良將也

安金全為騎將時梁國未平兩軍對壘汴之游騎每出必為金全所獲故賊之偵邏者咸懼之目之為道蓋比陰鬼將有五道之名以人命故也

夏魯騎初在梁事王彥章為軍吏與主將不協遂歸于莊宗以為護衛指揮使故城之戰軍中識魯奇皆憚之曰此乃夏亡也北師嘗言王彥章驍勇畏之魯騎曰王鐵鎗膽如芥子吾最知之無足可畏

晉李承約初仕後唐為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巴邛蠻蜚不敢犯境

漢朱漢賓為安州節度使至郡暮年敵不敢犯一境賴之周安番暉仕晉為鄧州節度晉祖幸鄴安重榮據常山起兵襄帥安從進與之連謀南北具起從進率襄漢之眾攻南陽州無

城壁僅守者衙城而已賊逼城下審暉登陴召賊屋以讓之以審
暉家世戰將聞其言愧畏而去從進不能止二安平就加大尉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三百九十三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三百九十四

將帥部 五十五

勇敢

夫勇敢強有力者聖王之所貴也天下有事用之於戰勝則無
敵矣是故為三軍之帥專四征之任者非抗威奮厲孔武有力
何以率乎下非致師嘗寇先登敢死何以成其功哉歷代而下
當其任者固有英果邁眾臨敵賈勇冒矢石而靡憚衽金革而
無厭推鋒蹈刃雄呼直盪用能推堅陣破勅寇扶危紓難樹勲
揚烈圖鍾鼎而朽載策府而垂裕詩曰舍命不渝傳曰率義
之謂勇蓋與夫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異矣

高固齊大夫也魯成公二年齊帥師會晉師及齊侯戰于鞏

鞏齊

也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已車而載所獲
者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賈買也言已勇有餘故賣也

解張晉大夫鞏之戰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
鄭立緩為右齊侯曰余姑剪滅此而朝食姑旦也不解馬而馳

之介甲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目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
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

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煙今
言張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謙

已推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
以集事殿鎮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掾甲執兵固即

死也掾買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抱而鼓馬逸不
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

孟孺子速魯人也襄公十六年秋齊侯圍成成魯孟氏邑孟孺
子速徼之孟獻子之子莊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

塞海陘而還海陘魯
涉他晉大夫魯定公十年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齊為衛伐晉

以為初衛侯伐邾鄆午於塞氏邾鄆廣平縣也午晉邾城其西
北隅而守之宵燔午粟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

殺人於門人曰請報寒氏之役衛開門涉他曰夫子則勇矣然
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

植至其門七步行門左右然日中不啓門乃退
後立待如立木不勳示整

冉求魯人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

帥左師戰于郊獲甲首八人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不得整其師宵謀曰

齊人道諒周也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冉有用茅于齊師故能

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以義勇冉有用求也

彌庸吳王孫也魯哀公十三年越子伐吳為二隧隧道疇無餘

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孫彌庸壽於姚

自引上觀之觀越師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太未縣彌庸父為越所獲故

始蔑人得其旌旗曰吾父之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

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屬會也王子地助之戰彌庸

獲疇無餘地獲謳陽

荀瑤晉大夫智伯襄子也魯哀公二十二年荀瑤伐齊荀瑤荀樂之孫

智伯襄子齊高無丕帥師禦之知伯視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

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戰于犁丘犁丘濕也齊師敗績知伯

親禽顏庚顏庚齊大夫顏遂聚

漢黥布六人六人縣名秦章邯之滅陳勝布引兵擊秦左右校破之

引兵而東擊景駒秦嘉等布嘗冠軍言其驍勇為眾軍之最

樊噲初號武威君時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

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飲酒之中也不醉亞夫欲謀殺沛

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翳之時獨沛公與

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廼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

營衛謂營壘之守衛者噲直撞入立帳謂以盾撞擊人項羽目之問張良張良

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

劍

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

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時項羽未為王故云以待將軍大王

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

羽默然沛公如廁麾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沛公所乘之車及從者之騎獨

騎馬噲等四人步從從出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

亦因遂已已上無誅沛公之心

曹參沛人也高祖為沛公參以中涓從攻轅戚及亢父先登北

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陣

夏侯嬰為大僕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陣卻敵

周勃沛人也高祖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

與反與戰卻敵又下下邑先登擊章邯車騎殿攻齧桑先登殿

言填也謂鎮軍后以扞敵勃擊破言章耶之殿兵也殿音丁見切

酈商以將軍從擊燕王臧荼戰龍脫地名在燕趙之地先登陷陣破荼

軍易下易縣卻敵又從擊黥布攻其前拒拒方陣也陷兩陣得以破

布軍

李廣為上郡太守匈奴侵上郡景帝使中貴人從廣內臣之貴幸者勒

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見匈

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旦盡中貴人走廣走趨廣曰

是必射鵑者也鵑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翻可以為箭羽廣乃從百馳往馳三人疾

也逐三人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旁引其騎若鳥翼馬

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鵑者也

後為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

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十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廼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出其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爾軍士乃安為圍陳外鄉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今持滿毋發注矢於弓弩而引滿之不發矢也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黃肩弩即黃間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募吏士無人色言懼甚而廣意氣自如自如猶如舊益治軍巡部曲正行陣軍之中服其勇也明日復乃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廼解云

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少兒之子再從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嫖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當也一日漢軍失士者少而殺虜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

李陵廣之孫武帝以為陵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十餘里過居廵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

趙充國為人沉勇有大畧武帝時以假司馬從二司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廼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鎗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視鎗嗟嘆之

辛慶忌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兵烏孫赤谷城與歃侯戰歃即翕字也歃侯烏孫官名陷陳郤敵

後漢王常為漢忠將軍從光武進攻下邳常部當城門戰一日數合賊反走入城常追迫之城射矢兩下帝從百餘騎自城南高處望常戰力甚馳遣中黃門詔使引還賊遂退

來歙為中郎將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還分遣精兵
隨歙合二十餘人伐山關道從番須回中

幸雍通回中道前書音義巨回
中在汧汧今隴州汧源縣一也

音番須回中並地名番
音盤武帝元封四年

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

張宗為偏將軍從鄧禹軍到恂邑赤眉大眾且至禹以恂邑不
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乃書諸將
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者苟中令各探之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
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柰何不
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
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為後拒諸營既引兵宗
方屬勒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

當百万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勢不全也乃遣步
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乃
得還營於是諸將服其勇還到長安夜將銳士入城襲赤眉中
牙貫髀又轉攻諸營保為流矢所激皆幾至於死

馮異為征虜將軍時隗囂死其將王元宗周等復立囂子純猶摠
兵據冀光武復令異行天水大守事與諸將共攻異不能拔欲
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常為衆鋒軍

賈復為都護將軍從光武擊青犢於射大賊戰至日中賊陳堅
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旦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
爾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
五校戰於大真定大破之復傷鎗甚光武大驚曰我有以不令

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其歡大饗士卒今復居前擊鄴賊破之復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鎗帝以復敢深入希今遠征而壯其勇節嘗目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勲

吳漢擊蜀未破上書請自自助上不

遣
吳漢光武即位拜為大司馬常修方戰之具每當出師朝受詔即引道初無辨言之日

陳俊為安集掾從光武擊銅馬於青陽進士滿陽拜彊弩將軍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師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

臧宮初為校尉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乃至河北以為偏將軍從破群賊數陷陣却敵後為輔威將軍討公孫述於蜀前後收為節五印綬千八百是時大司馬吳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宮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雒郭門歷城都城下至吳漢營飲酒高會漢見之甚懽謂宮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陽威靈風前電昭然窮寇難量還宮願從他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之

耿弇為大將軍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弇常將精騎為軍鋒輒破走之後遷建威大將軍討張步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大破之有飛矢中弇服弇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明旦復勒兵出大戰自旦及昏大破之殺傷無數

鉞期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期先登
陷陣手殺五十餘人被瘡中額攝憤攝尤正也復戰遂大破之拜虎
牙大將軍又從擊青犢赤眉於射大賊襲期輜重期還擊之手
殺傷數十人身被三鎗而戰方力遂破走之

祭遵為征虜將軍與諸將入箕關南擊弘農厭新栢葉蠻中賊
弩中遵口洞出血眾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
自倍遂破之

祭彤為遼東太守虜每犯塞彤嘗為士卒先鋒數破走之

景丹為偏將軍號奉義侯從光武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見音

切郎兵迎戰漢軍退卻續漢書曰南燕賊迎擊上丹等縱突騎

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者縱橫丹還光武謂曰吾聞突騎

天下精兵今乃見戰樂可言邪

堅鐔為楊化將軍與右將軍方修徇南陽諸縣而堵鄉人董訢
反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麟鐔乃引兵赴宛選敢死士夜自登城
斬關而入訢遂棄城走還堵卿鄧奉復反新野攻破吳漢時萬
脩病卒鐔獨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訢每急輒先當矢石身被
三鎗以此能全其眾

馬武為振威將軍從擊尤來五幡等敗於堪水武獨殿還陷陣
故賊不得迫及進至安定次小廣陽武常為軍鋒力戰無前諸
將皆引而隨之故遂破賊又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西擊隗囂漢
軍不利引下隴囂追急武選精騎還為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
殺數千人囂軍乃退

馬援為伏波將軍援常有病梁松來候之援不答松由是恨之
及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
年六十二光武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
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矍鑠勇貌也東
觀記作護哉是翁音許縛文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喬孫永等將十
二郡募士及施刑四萬餘人征五溪

曾奇為偏將軍時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
枋單下江關擊破馮銳及田鴻李玄等遂拔夷道據荆門虎牙
橫江水起浮橋闢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南征大將
軍岑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撓數千艘乃今
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曾奇應募而前時天

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行浮橋而攢住鈎不得去

又云時天

東風其攢柱有其把鈎奇船不得去

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

船皆燒彭復悉歸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

耿秉為附馬都尉明帝永平七十年詔與奉車都尉竇固合兵
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
子其道相去伯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
王秉議先赴後王以為并力根本則前王自伏固計未決秉奮
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
抄掠斬首數千級收牛馬十餘萬頭遂降前後王定車師而還

秉性勇壯而簡易於軍行常自被甲在前

梁懂孝殤延平初為西域副使校尉受詔當屯金城聞羗轉寇

三輔迫近園陵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閔惺臨陣被鎗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蓄財物甚眾羗遂奔散朝廷加之數璽書勞勉委以西方事令為諸軍節度

李膺桓帝時為烏丸校尉時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之

虜甚憚懾

謝丞書曰膺常率步既臨陣交戰破創夷拭血進戰遂破寇斬皆二千級

蓋勳靈帝中平中為漢陽長史時叛羗圍護羗校尉夏育於畜

官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孤槃為羗所破餘眾百餘人為魚麗

之陳羗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勳被三鎗堅不動乃指木表

表標也

曰必尸我於此句就種羗滇吾

句就羗別種也句音古候切

素為勳所

厚乃以扞眾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勳仰罵日死

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眾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勳不肯止遂

為賊所執羗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

馬騰字壽成靈帝末為軍司馬先是涼州刺史耿鄙任信姦吏

民王國等及氐羗反叛州郡未發民中有勇力者欲討之騰在

募中州郡異之署為軍行事典領部眾討賊有功

呂布為奮威將軍布既殺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復舉兵攻

長安城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却兵但身決勝負

起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

兩罷布歸哀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

嘗御良馬曰赤菟能馳城飛墜

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菟

與其健將成

廉魏越等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背斬首而出連戰

十餘日遂破燕軍

公孫瓚為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退乃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在右以忘其半遂得免闔行後名禮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為小將隨韓約建安初與馬勝相攻擊勝子超亦號為健行嘗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搃超項幾殺之

丁原為執金吾麴略略有勇善射受使不辭有驚急追寇虜輒在前

魏曹仁為督騎太祖征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婦二千餘人大祖軍還為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屬軍將士甚奮大祖壯之遂破繡後封都亭侯從大祖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

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將數萬眾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眾少遂為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眾盛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余步迫溝矯等以為仁當任溝上為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眾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士其數人賊眾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惧其見仁還乃歎曰將人直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大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

李通為征南將軍時蜀主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

羽絕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前以迎仁軍勇寇諸將

張遼為盪寇將軍從太祖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其陳簡梅成叛太祖討之簡入潛山中有天柱山遼遂進軍斬簡成首太祖論功曰登天山履峻險遼之功也增封假節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遼募其敢死者八百人登鋒陷陣大破之于禁為裨將軍從太祖還官渡與袁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惧禁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授偏將軍

許褚為都尉從太祖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又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赴會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寢安在太祖顧指褚瞋目眦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軍中以褚力如虎而寢故號曰虎寢

典偉拜司馬時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昃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而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戰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

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太祖
乃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既
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聞常先登陷陣遷為校尉好酒飲食
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歎左右相厲數人益乃供太祖壯
之大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軍置酒
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
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
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
門並入特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
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人入輒十餘矛擁左右死傷者畧
盡圍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
不敢前偉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瞑目大罵而死賊乃敢前
取其頭傳觀之覆視其軀

孫觀為青州刺史從太祖征吳於濡涇口假節攻孫權為流矢
所中傷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猛氣益
奮不當為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田毅為文帝初護烏丸校尉烏丸王骨進桀黠不恭豫因出塞
案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逆拜遂使左右斬進顯其罪
惡以令衆衆皆怖懼不敢動便以進弟代進自是胡人破膽威
震沙漠

夏侯霸淵之子淵為蜀所害霸常切齒欲有報蜀意文帝黃初
中為偏將軍子午之役霸召見為前鋒進至世圍安營在在曲

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間賴救至然
後解

孫禮齊王正始初為揚州刺史伏將軍時吳大將全琮師數萬
眾來侵寇時州兵休時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
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破數創手秉抱鼓奮
不顧身賊眾乃退

蜀關羽為先主別部司馬曹公東征先王奔袁紹操禽羽以歸
拜徧將軍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
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
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及先主西定益州拜
羽董督荊州事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
雨骨常疼痛醫曰矢旒有毒入于骨當左臂作創刮骨去毒然
後此患乃除爾羽使舉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
臂血流離於盤器而羽割炙飲酒言笑自若

張飛字益德為中郎將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
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
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瞑目橫矛曰身張益德也可來共決
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

黃忠初為劉表中郎將及曹公克荊州假行裨將軍後從先主
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
既定拜討虜將軍又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眾甚精忠摧
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

趙雲為翊軍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為可取雲分兵護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四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為曹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偏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曹公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輒趣圍將張著彼創雲復馳馬還迎著曹公軍追至圍沔陽長張翼在圍內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曹公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振天惟以戎弩於後射曹公軍曹公軍驚駭自相蹂踐隨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為膽也軍中號雲為虎威將軍吳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為左右服事恭謹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愛其為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畧不治圍洛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衆莫能自定准泰奮激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又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之

程普為丹陽都尉從孫策征討策嘗攻祖郎大為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杆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靡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

凌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代常軍

黃蓋初為郡吏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薨又隨策及大帝擐甲周旅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讎難征之縣輒用蓋為守長

潘璋為武猛校尉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鬪死宋
謙徐盛兵皆破走璋身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一
人兵皆還戰大帝甚壯之拜偏將軍

周瑜為中護軍時曹仁圍甘寧於夷陵寧告急於周瑜瑜用呂
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
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櫟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
卧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與綦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退
凌統行破賊都尉從大帝征江夏統為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千
人共乘一船去大帝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黃祖將張碩盡獲
船人還以白大帝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
先搏其城於是大獲大帝以統為丞烈都督又從破皖拜盪寇

中郎將從征合肥為右部督時大帝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
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去遠勢不相及說率親近三百人
陷圍扶杆大帝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板大帝策馬驅馳統
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大帝已免乃還橋
敗路絕被甲潛行大帝既御船見之驚喜統創甚大帝遂留統
於舟盡易其衣服其創賴得卓底良藥故得不死

董襲為大帝偏將軍大帝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拼
櫓大紕擊石為砮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
與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雨鎧乘大船突入蒙衝
秉龍身以刀斷兩紕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
斬之明日會大帝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紕之功也

徐盛為中郎將督校兵曹公出濡須從大帝禦之魏嘗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赴時乘蒙衝遇汎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感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靡退走有所傷殺風止便還大帝大壯之

其寧巴郡臨江人後歸大帝遂授兵屯當口後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揆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將議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對之羽聞吾効唾不敢涉水即是吾禽肅便遣萬兵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遂不渡而結柴

後名有處為關羽瀨

營大帝

嘉寧功拜西陵太守後從攻皖為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為吏士先卒破獲朱光拜折衝將軍後曹公出濡須寧為前部督

受勅出斫敵前營大帝特賜美酒衆着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盆酌酒自飲兩盆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前時特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其寧其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次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御枚出斫敵敵警動遂退寧先

增兵二千人

又云曹公出濡須步騎四千萬臨江飲馬大帝率衆七萬應之使寧領三千人為前部都督大帝

密勅寧使夜入魏軍寧乃選手下健二百餘人經詣曹公營下拔鹿角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警駭鼓譟舉火如星營已還如寧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大帝大喜曰足以警駭老子否聊以觀卿瞻耳即賜絹千匹刀百口大帝曰益德有張遼狐有與霸足相敵也停住後從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惟車

下虎士千余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寧從大帝道遙津北張遼現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寧引方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屬敵問

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

丁奉廬江安豐人少以驍勇為小將屬其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鬪嘗冠軍每斬將搃旗身被瘡夷稍遷偏將軍會稽王即位為冠軍魏諸葛誕等攻東吳諸葛恪率兵拒之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據雷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者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為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兵遂潰遷滅寇將軍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為虎威將軍從孫峻至犇春迎之與敵追軍戰于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封安豐侯大平二年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魏人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屯於黎將力戰有功

朱績字公緒為建忠都尉領督父兵隨大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

留贊為屯騎校尉諸葛恪征東吳贊為前部合戰先陷陣大敗魏師遷左將軍贊為將臨敵必先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

晉吳彥字士則初為小將吳大司馬陸抗奇其勇略將擢用之患眾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狂人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几禦之眾伏其勇乃擢用焉

周訪為振武將軍征杜弢而賊從青草湖密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湓口遣督護謬襲李常受訪節度共擊彥彘於豫章石頭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破彥其臨陣斬彥時訪為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

郭默為右將軍默為人勇捷常身被重甲跳三丈矛時人莫不憚之

陶輿侃之兄子為武威將軍乃侃與杜弢戰敗賊以桔槔打沒官軍船艦軍中失色輿率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剋賊又率眾將焚侃輜重輿又擊破之自是每戰輒剋賊見望輿軍相謂曰避陶武威無敢當者

桓石虔有才幹趨捷絕倫為寧遠將軍常從桓溫入關叔冲為符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眾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威震敵人

朱祠為明威將軍石勒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乘船投水死毛寶為廬江大守祖約遣祖煥桓撫等欲襲湓口陶侃使寶擊之先是桓宣背約南屯馬頭山為煥撫所攻求救於寶眾以宣本是約黨疑之宣遣子戎重請寶即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器校濫惡大為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夜奔船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

亡將士洗滄訖夜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煥撫亦退又與陶侃等討蘇峻峻既死王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南城鄧嶽守西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鬪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鬪晃笑而退

劉遐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為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莫北比之張飛關羽

鄧遐為冠軍將軍勇力絕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噲數從桓溫征伐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嘗為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龍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

劉牢之為謝玄參軍玄鎮廣陵牢之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蔡裔仕偽趙為振武將軍少有武力呼聲苦雷嘗有盜入室裔撫扒一呼賊衆皆殞時人憚之

宋檀韶為寧州將軍從征廣固率向彌胡蕃等五十人攻臨朐城克之及圍廣固慕容超夜燒樓當韶圍分降城陷之日韶率所領先登

劉懷肅為振武將軍劉道規司馬桓振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出奔懷肅自雲杜馳晝夜兼行七日而至振勒兵三萬旗幟蔽野躍馬橫矛躬自突陣流矢傷懷肅頰衆懼欲奔懷肅瞋目奮戈膽氣益壯於是士卒爭先臨陣斬振首江陵既平休之反鎮執懷肅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

胡藩為振軍參軍從高祖征司馬休之加建武將軍領游軍於

江津徐達之敗沒高祖怒甚即日於馬頭岸渡江津岸峭壁立
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高祖呼藩令上藩有疑色高祖奮怒
命左右執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藩寧前死爾以刀頭穿岬
劣客脚指於是置上隨之者稍多既得登岸殊死戰賊不能當
引退因而乘之一時奔敗

劉榮祖以戰功叅大尉軍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内使徐達之敗
諸將意沮榮祖請戰愈厲高祖乃解所著鎧以授之榮祖率所
領陷陣身被數鎗會賊破走加振威將軍尋叅世子征虜軍事
劉康祖為左軍將軍大祖北伐蕭斌王玄謨沈慶之等入河康
祖率豫州軍出許洛玄謨等敗歸魏軍引大眾南度南平王鐸
在壽陽帝患為所圍召康祖速反康祖廻軍未至壽陽數十里
會魏永昌王庫仁真以長安之衆八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威武
康祖凡有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附山依險間行取至康祖怒
曰吾受命本朝掃蕩河洛寇今日逆不復遠勞王師犬羊雖多
實易催滅吾兵精器練去壽陽裁數十里援軍尋至亦何患而
乃結車而進魏軍四面來攻大戰一日一夜殺戮填積

薛安都世祖孝建初為輔國將軍時豫州刺史魯爽反安都與
副將譚金追爽於小岷爽自與腹心壯騎斷後譚金先薄之不
能入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
斬爽首爽累世驍猛生習戰陣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
之而反之時皆云閔羽之斬顏良不是過也

沈慶之世祖大明中為車騎大將軍討竟陵王誕每攻城輒身

先士卒帝戒之曰卿為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蒙楯城下身受
矢石邪脫有傷挫為損不少

武念新野人蕭思話為雍州遣龐道符統六門思念為道符隨
身隊主後大府以念有德名且家富有馬召出為將軍世祖臨
雍州念領隊奉迎時沔中蠻反世祖之鎮緣道討伐部伍至大
巖堤數千人忽至矢射平乘兩下念馳赴奮擊即時摧退即擢
為參軍督護其後每將軍常有戰功

殷孝祖明帝泰始初為純軍屯軍鵲州沈仲之謂陶亮曰孝祖
梟將一戰便死孝祖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
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顯欲不斃得手
王宜興明帝泰始中為將在壽陽關擊魏師每以少制多挺身
深入無所畏憚虜衆直宜與皆引避不敢當

監本冊府元龜卷三百九十四

監本冊府元龜卷三百九十五上

將帥部 五十六

勇敢第二

南齊張敬兒仕宋為寧蠻府行參軍隨同郡人劉故領軍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胡陽蠻官軍引退蠻賊追者數千人敬兒單馬在後衝突賊軍數十合殺數十人箭中左掖賊不能抗

王廣之仕宋為寧朔軍主隸寧朔將軍劉懷珍征殷琰於壽春琰將劉從築壘拒守臺軍相守移日琰遣張史杜叔寶領五千人運軍五百乘援從懷珍遣廣之及軍主辛慶祖黃廻于道連等要擊於橫塘寶結營拒戰廣之等薄攻營自晡至日沒大敗

之殺傷千餘人遂退燒其運車從聞之棄壘奔走
王宜為屯騎校尉與黃回同石頭之謀宜拳捷善舞刀楯回嘗使
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

周山圖為振武將軍時鎮軍將軍張永征薛安都於彭城山圖
領二千人迎軍至武原為虜騎所追合戰多所傷殺虜圍轉急
山圖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虜披靡不能禁衆稱
其勇呼為武原將

周盤龍北蘭陵人也膽氣過人尤便方馬隨軍討赭圻賊躬自
鬪戰陷陣先登後為右將軍時魏寇淮陽圍角城盤龍子奉叔
單馬率二百餘人結陣魏萬餘人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
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筋馳馬奮稍直奔虜陣自稱曰周公
來魏素畏盤龍號名即披靡時奉叔已大殺敵得出在外盤龍
不知乃乘東擊西奔南突北賊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
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索攬萬人魏衆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
播北國

梁曹景宗為屯騎校尉督峴南諸軍事魏太武攻赭陽景宗為
偏將軍衝堅陷陣輒有斬獲

柳慶遠自高祖義兵起雍州以慶遠為征東長史從軍東下身
先士卒

常放為潯陽太守高祖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

渦音戈陽以放

為明威將軍帥軍會之魏大將費穆率衆奄至放軍營未立麾
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第洵驍果有勇力一軍所杖以今洵單

騎擊刺屢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胄又三貫流矢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勵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耳乃免胄下馬據胡床處分於是士皆殊戰莫不一當百魏軍遂退

王珍國為左衛將軍魏任城王元澄寇鍾離高祖遣珍國因問討賊方畧珍國對曰臣常患魏衆少不苦其多高祖壯其言乃假節與衆軍同討焉魏軍退班師

馬仙琕為寧朔將軍天監四年王師北討仙琕每戰勇冠三軍當其衝者莫不摧破

陳昕為文德主帥右衛杖主勅遣助防義陽魏豫州刺史克雄北間驍將兄子寶樂特為勇敢昕父慶之圍懸瓠雄未赴寶樂乘單騎昕樂馬直趣寶樂雄即散潰仍陷湊城

陳慶之為文德主帥率軍二千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後豫章王弃軍奔魏衆皆潰散諸將莫能制止慶之乃斬關夜追軍士得全

柳仲禮為司州刺史大清中侯景反陷東府城仲禮與衡州刺史韋粲皆赴援粲營壘未合為景所敗仲禮不遑貫甲與數十騎馳赴之遇賊交戰斬首數百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人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

陰子春為信威將軍梁泰二州刺史與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具磯與景遇子春力戰常冠諸軍

蕭嗣鄱陽王範之子也性驍果有膽畧倜儻不護細行而復傾身養士皆得死力範之薨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士皆之絕

侯景遣任約攻嗣時賊方盛咸勸且止嗣按劍叱之曰今日之戰蕭嗣効命死節之秋及戰遇流矢中頸不許拔帶箭手殺人賊退方命拔之應時氣絕妻子為任約所擒

陳周文育字景德高祖之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為前軍克蘭裕援歐陽頎皆有功高祖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為路養所圍四面數重矢石雨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而出因與杜僧明等相得并力復進遂大敗之累遷智武將軍散騎常侍又高祖以侯瑱擁江州命文育討之乃除都督南豫州諸軍士嚴威將軍南豫州刺史率兵襲湓城未克徐嗣徽州齊寇渡江據蕪湖詔徵文育還京嗣徽等列艦於青墩至于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噪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及

攻嗣徽驍將鮑磻獨以小艦殿軍文育乘单舸艦與戰跳入磻艦斬磻仍牽其艦而還賊衆大駭因留船蕪湖丹陽步上時高祖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相會將戰風急高祖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馬馳而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營莫府山文育徙對頓之頻戰功最加平西將軍進爵壽昌縣公并給鼓吹一部

蕭摩訶為巴山太守大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軍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閔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顏示其

形狀當為公取之徹乃召降人有識者云胡著絳衣華皮裝方
兩端骨彌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乃自酌以飲摩訶摩訶飲
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發矢摩訶遙擲銑
規小鑿立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
之於是齊軍退走九年明徹進圍宿軍呂梁與齊人大戰摩訶
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眾大潰摩訶於語言恂恂長者
至於臨戎對寇志氣奮發所向無前摩訶子世廉少警俊敢勇
亦有父風

魯廣達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華皎稱兵上流詔司
空淳于量率眾軍進討軍至夏口皎舟師強盛莫敢進者廣達
首率驍軍直衝賊軍戰艦既交廣達憤怒大呼登艦樓獎厲士
卒足跌墮水沉溺

樊毅為梁興大守領二州游軍隨宜豐侯蕭循攻陸納於湘州
軍次巴陵營頓未立納潛軍夜至薄營大譟營中將士皆驚擾
毅獨與左右數十人當營門力戰斬十餘級擊鼓申令眾乃定焉
樊猛字智武幼侗有幹略既壯便壯方馬膽氣過人在梁以
戰功為威武將軍梁鞍南侯蕭方矩為湘州刺史以猛為司馬
會武陵王蕭紀舉兵自漢江東下方矩遣猛率湘郢之卒隨都
督陸法和進軍以拒之紀已下樓船戰艦據巴江爭峽口相持
久之不能決法和揣紀師老卒惰因令猛率驍勇三千輕舸百
餘乘衝流直上出其不意鼓譟薄之紀眾士卒驚駭不及整列
棄艦登岸赴水以死已數千人時紀心膂數百人猶在左右猛

將部曲三千餘人蒙盾戈直登舟瞋目大呼紀侍衛皆披靡相枕籍沒不敢動手擒紀父子三人斬於艦中

後魏長孫肥道武時為鎮遠將軍善策謀勇冠諸將每戰常為士卒先前後征討未嘗失敗故每有大難令肥當之

于栗磾為冠軍將軍武田于白登山見熊領數子道武顧謂栗磾曰能縛之乎栗磾曰能道武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邪栗磾曰自可能致御前坐而制之尋而擒之

尉眷諾之長子也明元時為司衛監後征河南叔高車騎臨陣衝突所向無前賊憚之

來大千為內幢將嘗從明元校獵見虎在高巖上大千馳稍直前刺之應手而死明元嘉其勇壯後從討赫連昌共長孫道生

上馬遂得免

穆頭忠謹有材力明元時為中散轉侍御郎從大武征赫連昌勇冠一時大武嘉之後為龍驤將軍曾從大武田於崞山有虎突出頭搏而獲之大武嘆曰詩所謂有力如虎頭乃過之

乙瓌太武時為鎮南將軍瓌便方馬善手射格猛獸膂力過人從駕南征除使持節都鋒前鋒諸軍事每戰身先士卒勇冠三軍

呂溫有文武材略大武伐赫連昌以溫為幢將先登陷陣每戰必捷以功拜宣武將軍奉軍都尉

源駕為征西將軍從大武臨江為前鋒大將賀為人雄果每遇強寇輒自奮擊帝戒之曰兵凶戰危不宜輕犯卿可運籌處分

勿恃身力也又擊叛胡白龍及討吐京胡皆先登陷陣號平西將軍

陸真代人也大武以真膂力過人拜內三郎數從征伐所在摧鋒陷陣宋將王玄謨衆數萬人寇滑臺真從大武討之夜與數人乘小船突玄謨軍入城撫慰登城巡城賊營中乃還河至明瓦謨敗走

玄代田為內三郎從討赫連昌乘勝追賊人入其宮門閉代田踰宮而出大武壯之拜為勇武將軍

苟頹為中散大武南討以頹為前鋒子都將每臨敵對戰常先登陷陣

毛猛虎為散騎常侍獻文皇興中蠕蠕犯塞從獻文討之有武決之稱

畢仲敬為寧南將軍年已七十鬢髮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

宇文福孝文時為武衛將軍從征南陽齊遣其尚書崔惠景黃門郎蕭衍率衆十萬來救孝文指麾將士勅福領高車羽林五百騎出賊面南奪其橋道過絕歸路賊衆大恐六道來戰福據鞍警衆身先卒士賊不得志遂大奔潰

楊播為左將軍假前將軍隨李文南討至鍾離師迴詔播領步卒三千騎五百為衆軍殿時春水初長賊衆大至舟艦塞川播以諸軍渡淮未訖嚴陳南岸身自居後諸軍渡盡賊衆遂集於是圍播數重播乃為陳以禦之身自搏擊斬殺甚多相拒再宿

軍人食盡賊圍更急孝文在此而望之既無舟船不得救援水勢稍減播領精騎三百歷其船大呼曰今我欲渡能戰者出賊莫敢動遂擁衆而濟文甚壯之

奚康生為柔玄鎮都將李兇前驅軍主頻陷陣壯氣有聞由是為宗子隊主後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梁衆據渚邀津路孝文勅曰能破中渚者以為直閣將軍康生時為軍主謂友人曰如其剋也得暢名績脫若不捷命也在大丈夫今日何為不決遂便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烧其船艦依煙直渦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多仍假康生直閣將軍

傳永宣武初為揚武將軍中山王英之征義揚永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梁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謂英

曰凶豎豕突意在決戰雅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沉吟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往明朝必為賊有雖悔無及英乃分兵通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張懷等列陣於山下以防之至曉仙琕果至懷等戰敗築城者悉皆奔退仙琕乘勝直趣長圍壽陽城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擐甲揮戈單騎先入唯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突陣橫過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遂大破之斬仙琕子仙琕燒宮席卷而遁英於陣謂永曰公傷矣且還宮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帥柰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

趙遐為滎陽大守時梁將馬仙琕率衆攻圍朐城戍主傅文驥
嬰城固守以遐為別將與劉思祖等救之次於鮑口去朐城五
十里夏雨頗降厲涉長驅將至朐城仙琕見遐營壘未就徑來
逆戰思祖率彭沛之衆望陳奔退遐孤軍奮擊獨破仙琕斬其
直閣將軍軍主李魯生仙琕先分軍於朐城之西阻水別柵以
圍固城遐身自潛行觀水深淺結草為葢銜枚夜進破其六柵遂解固城之圍
寶寅為鎮東將軍南伐梁宣武正始元年三月寶寅行達汝
陰東城已陷遂亭壽春之樓賢寺值賊將姜慶真內侵士民響
附圍逼壽春遂據外郭寶寅躬貫甲冑率下擊之自四更交戰
至明日申時賊旅彌盛時寶寅以衆寡無援退入金城又出相
國東門率衆力戰始破走之當寶寅壽春之戰勇冠諸軍聞見
者莫不壯之

源懷為車騎大將軍時蠕蠕南寇宣武詔懷禦之又詔懷子直
寢微隨懷北行詔賜馬一疋細鎧一具禦稍一枚懷拜受訖乃
於其庭跨鞍執稍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
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以未便可欺今奉廟勝之規搃驍悍之衆
足以擒其首帥獻俘闕下耳時年六十二

楊大眼為平東將軍大眼自為將帥常身先兵士衝突堅陣出
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拉

楊津孝明時為大都督時賊帥鮮于修禮攻定州賊東面已入
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搔擾不敢出戰津欲禦賊長史許
被守門不聽津手劍擊被不中被乃走津開門出戰斬賊帥一

人殺賊數百賊退人心少安

李崇為尚書令蠕蠕主阿那壞率衆犯塞孝明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遂出塞三十餘里不及賊而還

裴慶孫為員外散騎侍郎時汾州吐京郡胡薛悉分馬牒騰並自立為王聚黨作逆衆數萬詔慶孫為募人所招率鄉豪得戰士數千人以討之胡賊屢來逆戰慶孫身先士卒每摧其鋒遂深入至雲臺郊諸賊更相連結大戰郊西自旦及夕慶孫身自突陣斬賊王郭康兒賊衆大潰勅徵赴都除直後自後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鋒蜀克徒轉盛復以慶孫為別將從軹關入討至齊子嶺東賊帥范多范安等率衆拒慶孫與賊復斬多首

乃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

賀拔岳孝莊時為衛將軍討万俟醜奴于關中醜奴自率大衆圍岐州遣行臺尉遲菩薩等向武功南渡渭水爾朱天光遣岳率騎赴之岳身先士卒擊之退走

賀智為都督隸大宰上黨王天穆征邢果臨陣流矢中胷仍戰不已

源延伯為統軍隨叔父子恭西討戰必先鋒子恭見其年幼常訶制之而不能禁子雍在夏州表乞兵援孝莊詔延伯率羽林一千人赴之城關野戰武勇冠三軍後遷龍驤將軍率領義衆還赴子雍兵平黑城在豐棠橋戰先鋒陷陣身擒維摩及至白水首摧河非隨子雍至都進爵浮陽伯增封百戶

介朱兆節閔時為柱國大將軍兆果於戰鬪每有征伐常居鋒首當時諸侯伏其材力

長孫子彥西魏出帝時為中軍大都督子彥常少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為踰於

闕羽

北齊彭樂為汨陽郡公肆州刺史從高祖西討與周文相拒神武歆授持之樂氣奮請決戰曰我衆賊少百人取一羌不可失也神武從之樂因醉入深被刺腸出內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創軍勢遂挫不利而還神武每追論以戒之

段韶為視信都督韓陵之戰韶督率所部先鋒陷陣後從高祖禦周文帝於邙山高祖身在行間為西魏賀將拔勝所識率銳

來逼韶從傍馳馬引弓反射一箭斃其前驅追騎懾憚莫敢前者西軍退賜馬并金

斛律光字明月金之子也少工騎射以武藝知名魏末從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者暉時在行間光馳馬射中之因擒於陣光

壯年十七高祖嘉之即擢為都督

薛弼延為車騎將軍從高祖西伐至蒲津竇泰於河南失利高祖班師延殿後且戰且行一日斫折刀十五口還轉梁州刺史高祖嘗閱馬放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前有浮圖一所高祖令延視之延乃馳馬按稍直前來至四十步震火燒面延唱殺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眉鬚及馬尾驥皆焦高祖嘆曰薛弼延乃能與霹靂聞其勇決如此

堯雄為二豫楊郢四州都督梁司州刺史陳慶率眾逼州城雄出與戰所向披靡身被二創壯氣益厲

慕容紹宗為徐州刺史侯景叛紹宗與大都督高岳討之諸軍持疑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而大捷景遂奔遁高昂魏孝莊時在鄉里陰養壯士尔朱榮執送於進陽禁於馳牛署後榮死孝莊即引見勞免之時尔朱世隆還逼宮闕孝莊覘臨大夏門指麾處分昂既免縲紲被甲橫戈志凌勅敵乃與其從子長命等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及觀者莫不壯之即除直閣將軍尋值京師不守乃據信都起義殷州刺史尔朱羽生潛軍來襲奄至城下昂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之羽生退走人情遂坐至東魏孝靜初轉司徒時高祖方有事閩隴以昂為西

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山道峻隘偽寇守險昂轉闖而進莫有當其鋒者遂赶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并將帥數千人綦連猛為開府時突厥侵逼普陽勅猛將三百騎覘賊遠近行至城北十五里遇賊前鋒以敵眾多遂漸退避時賊中有一驍一出超出來問猛遙見之即亦挺身獨出與其相對俯仰之間刺賊落馬因即斬之

皮景和為親信副都督魏武定三年征步落稽世宗疑賊有伏兵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中值賊百餘人便共格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後從襲庫莫奚加左右大都督又從廣黃龍張契丹定稽胡尋從討茹茹主菴羅辰於陁北又從平茹茹餘燼景和趨捷有武用每有戰功

楊愔為高祖行臺右丞韓陵之戰愔每陣先登朋僚咸共怪歎
曰楊氏儒生今遂為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

後周賀拔勝魏孝莊時為大帥從大祖戰于印山時大祖見齊
神武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配勝以犯其軍勝與齊神武相
遇因字呼之曰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時募士皆用短兵接
戰持稍追齊神武數里兩垂及之會勝馬為流矢中死比副騎
至齊神武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大祖
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常真大勇也

李弼初為魏爾朱天光別將從天光討西破万俟醜奴弼常先
鋒陷陣所向披靡賊咸視之皆曰莫當李將軍後為秦州刺史
從大祖平弘農與齊神武戰於沙苑而左年將為敵所勝弼將
卒騎身先士卒橫截之分賊為二遂大破之拜特進又從大祖
與齊戰于河橋弼深入陷陣身被七創遂為所獲弼陽墮絕於
地守者稍解睥睨傍有馬因躍上西馳得免

李標為大祖帳內都督標長不盈五尺性果決有膽氣從復弘
農破沙苑標跨馬運矛衝堅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人見之皆
曰避此小兒大祖初亦聞標驍悍未見其能至是方嗟嘆之謂
標曰但使膽決如何必要湏八尺之軀也

賀若敦為都督嘗從大祖校獵於甘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逃
逸大祖大怒人皆股戰圍有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
馳之鹿上東山敦棄馬走逐至山半便掣之而下大祖大悅諸
將因得免責

劉亮以都督從賀拔岳西征常先鋒陷陣

若干惠為右衛將軍從大祖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惠先登陷陣

蔡佑為平東將軍從大祖戰于河橋佑下馬步鬪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佑怒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為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遂圍之十餘里謂佑曰觀君似是勇士但施甲來降豈慮無富貴邪佑罵之曰死則吾今取汝頭自當封公何暇賊之官號也乃奮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弗敢逼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佑去佑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佑曰吾曹性命在一矢耳豈慮發哉敵人漸進可十步佑乃射之正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鎗刺殺之因此戰數合唯失一人敵乃稍却佑徐引退又為京兆郡守東魏豫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大祖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戰於印山佑特著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是鐵猛獸也皆遽避之

平威為寧遠將軍從大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並先登陷陣勇冠一時

庫狄昌為衛將軍從大祖破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昌皆先登陷陣

裴果魏初為陽平郡丞孝莊永安末盜賊蜂起果從軍征討乘黃驥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為黃驄年少至西魏文帝印山於文帝前挺身陷陣擒東魏都督賀婁為邏蘭勇冠當時

衆人莫不歎服以此文帝愈親待之補帳內都督又從大將軍尉遲廻伐蜀果率所部為前軍開劍閣破季慶堡陣楊乾運皆有戰功

陸通初為西魏文帝大都督大統九年高仲密以地來附通從若干惠戰於印山衆軍皆退唯惠與通率所部力戰至夜中乃陰引還敵亦不敢逼

羊祐字法保為河南尹時李延孫被害祐乃率所部據延孫舊柵頻與敵人交兵每身先士卒單馬陷陣是以戰必破傷嘗至關南與東魏人戰流矢中頸從口中出當時氣絕與至營久之乃蘇

獨狐信為別將從征韓婁信匹馬挑戰擒戰漁陽王表肆周

田弘為驃騎大將軍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稍朝廷壯之

權景宣為祠部郎中曉兵權有智畧從大祖拔弘農破沙苑皆先登陷陣

王羆為驃騎大將軍領華州常修月城未畢梯在外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從如何東霄濟襲羆羆不之覺比曉軌衆以乘梯入城羆尚卧未起聞閣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結徒跣持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遂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投城遁走

王思政為驃騎大將軍募精兵從獨狐信取洛陽仍共信鎮之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一擊踣數人時陷陣既

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着破弊甲敵人疑非將師故免侯莫陳崇為建威將軍隨賀拔岳入關破万俟醜奴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中生擒醜奴於是大呼衆悉披靡莫敢當之後騎集遂大破之岳以醜奴所乘馬及寶劍賞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九十五上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九十五下

將帥部

勇敢第二

後周李遷哲為標騎大將軍與田弘同討信州遷哲每率驍勇前鋒所有攻戰無不身先士卒後為信州都督時蠻酋蒲微為鄰州刺史舉兵返遷哲將討之諸賊以途路阻遠並不欲行遷哲怒曰蒲微撮爾之賊勢何能為擒獲之略已在吾度中矣諸軍見此小賊便有憚心後遇大敵將何以戰遂率兵七千人進擊拔其五城虜獲三千餘口

柳檜字季華為防城都督從大祖戰於河橋先昇有功王雅有膽勇善騎射大祖召入軍除都督東魏將竇泰入寇雅

從大祖擒之於潼關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方今我不滿萬人以常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命世股肱王室以順討逆豈計衆寡丈夫若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為乃擐甲步戰所向披靡大祖壯之又從戰邛山時大軍不利為敵所乘諸將皆引退雅獨迴騎拒之敵人見其無馬步騎競進左右奮擊頻斬九級敵衆稍却雅乃還軍大祖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

王雄為柱國大將軍從晉公護東征至邛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接戰雄馳殺三人明月退走雄追之明月左右皆散矢又盡唯餘一奴一矢存焉雄按稍不及明月者丈餘

韓雄為中州刺史都督中徐虞洛四州諸軍事雄久在邊具知敵人虛實每率衆深入不避艱難前後經四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益壯東魏深憚之

王勇為寧朔將軍初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氣蓋衆軍所當必破大祖歎其勇敢拜鎮南將軍後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子武衛率邛山之戰勇率敢死之士三百人並執短兵大呼直進出入衝擊殺傷甚多敵人無敢當者是役也大軍大利唯勇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功

王傑本名文達初魏孝武賜爵都昌縣子大祖奇其才擢授陽烈將軍羽林監尋加都督帝謂諸將曰王文達萬人敵也但恐勇決大過耳復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戰邛山皆以勇敢聞親侍日隆賞賜加於倫等

高琳為衛將軍從擒莫多婁賀文仍戰河橋琳先驅奮擊勇冠諸將大祖嘉之謂之曰公即我之韓白也齊將東方老來寇琳率衆禦之老恃其勇健直前趣琳短兵接琳琳擊之老中數瘡乃退謂其左右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

耿豪本名令貴為征虜將軍從大祖擒竇泰復弘農豪先鋒陷陣加前將軍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大祖見之美曰令貴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足以為驗不須更論級數也後從大祖戰於邛山豪謂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斫慎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歿俄然奮刃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

楊忠為安西將軍東魏荊州刺史辛纂據穰城忠從獨孤信討之信令忠為前驅馳至其城門叱門者曰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散退忠與都督康洛即乘城而入擊方大呼募兵莫敢禦遂斬纂以徇城中懾伏大祖召居帳下嘗從大祖於龍州忠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要月右拔其舌大祖以之北臺謂猛獸為擒干因以字之又從太祖擒竇泰破沙苑遷征西將軍河橋之役忠與壯士五人方戰守橋敵人遂不進邛山之戰又先登陷陣除侍中驃騎大將軍魏恭帝初行同州事于謹之伐江陵忠為前軍梁人束刃於象鼻以戰忠射之三象反走及江陵平孝門踐祚入為宗伯及司馬消難降忠與柱國達奚武拔之於是共卒騎士五千各兼馬一匹從間道馳入齊境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北豫州三千里武疑

有變欲還忠獨以千騎夜趣城下西面峭絕徒聞擊柝忠候門
開而入乃馳召武時齊鎮城伏啟遠勒甲士三千據東睥舉烽
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寶以消難先歸忠以三千騎
為殿到洛南皆解鞍而卧齊眾來追不敢逼武歎曰達奚武自
言是天下健兒今日服矣

楊纂為征南軍大都督從文帝解洛陽圍經河橋邛山之戰纂
每先登軍中咸推其勇敢

楊紹為驍衛將軍郿城大守時稽胡恃眾與險屢為抄竊紹率
群兵從後莫陳崇討之騁馬先登破之於默泉之上後為輔國
將軍從柱國燕國公子謹圍江陵紹為流矢中股而力戰不衰
元定魏孝武時為前將軍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定

皆先鋒當其前者無不拔靡以邛山之役敵人如堵定奮稍衝
之殺傷甚眾

宇文貴字永貴賀拔陵作亂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嬰城固守以
貴為統軍前後數十戰軍中言其敢勇每縫而出戰賊莫敢當
其鋒

梁臺為大將軍圍洛陽久而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憲卒兵禦之
乃有數人為敵所執已去陣三百餘步臺望見之憤怒單馬突
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執者遂得桓公憲每歎曰梁臺果毅膽
決不可及也後為郿州刺史年過六十猶能披甲跨馬足不躡
蹠馳射戈獵矢不虛發

鄭偉為北徐州刺史從戰河橋及解王壁圍偉嘗先鋒陷陣

宇文慶為驃騎大將軍從高祖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戰良久中石廼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之餘勇可以賈人也樊叔畧為驃騎大將軍從高祖伐齊叔畧部卒精銳每戰身先士卒

隋段文振少有膂力膽氣過人初為周宇文護親信知其幹用擢為中外府兵曹後從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為內應文振杆槊登城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刼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宇文衍初為周內都上士時武帝時計大舉伐齊衍於延募三輔俠少年數百人以為別隊從帝攻拔晉州身被一鎗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後遷南司州刺史後司馬消難之奔陳也 追

之不及遇陳將樊毅戰於漳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虜獲三千人除黃州刺史

宇文慶深沉有器局在周以應募從征有功授都督衛直之鎮山南也引為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益獸直甚壯之

又萬歲仕周為開府儀同三司從梁士彥擊尉迴於相州及與迴軍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振于是坐事除名竇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效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將士決勝負矣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

張定和為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擊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
中頸定和以草塞瘡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高祖聞而壯之
遣使者齎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

周羅睺為開遠將軍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圍明徹於宿預
也諸軍相顧莫有鬪心羅睺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大僕卿蕭摩
訶因而副之斬獲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
城摩訶臨陣墮馬羅睺進救拔摩訶於重圍之內勇冠三軍

魚俱羅豐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旨楊素率兵將出靈
州道擊突厥路逢俱羅大悅遂奏與同行及遇賊俱羅數騎
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靡出左右入往返若飛以功進位柱國
拜豐州總管

達奚長儒為使持節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平蜀之役常為
先鋒攻城野戰所當必破累遷大將軍開皇三年突厥沙鋒略
可汗并弟護及潘可汗衆十餘万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為行
軍總管率衆二千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
慨神色愈烈為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鬪三日五兵
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万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
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有八九突厥本欲
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
哭而去

裴仁基少驍武便弓馬開皇初為親衛平陳之役先登陷陣陳
永貴隴右胡人本性白氏以勇烈知名高祖甚親愛之數以行

軍揔管鎮邊每戰必單騎陷陣

斛斯萬善為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鴈門也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每賊至必出當其鋒

賀若誼開皇中為涇州刺史時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而筋力不衰猶能重鎧上馬為北狄所憚

馮素仕周為車騎大將軍從齊王憲拔晉州憲屯兵鷄棲原齊王以大軍至憲懼而宵遁為齊兵所躡眾多敗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至高祖開皇十八年為雷州道行軍揔管出討突厥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賊車步騎相叅身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之曰此乃自固之道非

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突厥達頭可汗聞之大喜率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破重於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群虜號哭而去

韓洪字叔明擒虎季弟平陳之後授行軍八人管及陳平晉王太子於蔣山有猛獸在園中眾皆懼洪馳馬射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於側莫不嘆伏焉

元壽為行軍元帥壽為長史壽每遇賊為士卒先登

錢校為車騎將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位漢王諒反於并州又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

楊義臣為大僕卿時征遼東以將軍指蕭慎道至鴨綠水與乙友文德戰每為先鋒一日七捷

楊屯大業中應募擊高麗力戰於遼東見稱勇敢宇文述之敗也煬帝夜焚攻具詰朝遁還恐為高麗所躡選壯士殿後以捍禦之及將過遼而高麗追至屯先登力戰其功居最閻毗領武賁郎將典宿衛煬帝軍圍遼東城令毗詣城下宣言賊弓弩亂發矢中所乘馬毗顏色不變辭氣抑揚事卒而去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九十五下

楊也夫書中應... 也賜帝交... 聖之及將... 關毗領... 賦方學...



